

項氏家說(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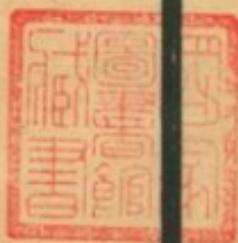
括蒼叢書第二集之一



線
090
5335
v. 2

舊籍

項氏家說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民國三十七年
五月五日

090
5335
v. 2
項氏家說卷六

松陽項安世平甫撰

說經篇六

朝覲

朝以行禮覲以獻功行禮則異等衰辨饒物盛朝會之理以示衆庶故君子外而立臣分班而見也獻功則南面而聽治北面而致之故受之于內而一其向也朝者正禮之名覲主于見而已或以明堂位天子當依而諸侯分班遂疑曲禮爲夏商所作此漢儒遁辭也明堂位之辭不可盡信但亦當存之以備參考爾

王制



王制之言爵祿取于孟子其言巡守取于虞書其言
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于公
羊氏其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于左氏其餘必皆有
所授蓋文帝合漢初今文博士之傳斟酌增損共爲
一書將以興王制致太平者其說自應與古文諸書
不合鄭康成無策以通之強爲之說曰此殷制也自
是凡不可通者皆以此語斷之豈非遁辭也哉

袷

一歲四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所以待未
毀廟之主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用之獨無田者謂
之薦爾三歲一祭曰袷所以待既毀廟之主自天子
至于大夫用之以其有太祖之廟可以藏毀廟之主

也五歲一祭曰禘所以報其繼天受形之祖則惟天子獨得用之蓋自其祖而上之至于天地之初賦形之始繼天而生者禮至于此不可復加非有天下者其孰得而行之哉

禘祭之禮

太祖之獨東向者何爲禘祭設也祭之有禘者何爲毀廟之主設也凡廟室之戶皆南向而其主皆東向自天子至于士自七廟至于一廟凡廟之主無不東向者蓋不獨太祖爲然也惟禘也合羣廟之主而坐於太祖之室前堂上則其勢不可以皆東向于是惟大祖一位東向而餘皆南向北向坐于其次所以便合食稱事宜而非宗廟設主之常禮也故曰太祖之

獨東向者爲禘祭設也凡宗廟之制自天子至于士皆有定數數溢則廟毀廟毀則祭不行其始也一歲不祭猶之可也再不祭則思之矣三不祭則子孫之心有不忍焉然其室旣毀則雖有欲祭之心亦無所設爲其主之藏于太祖之夾室也于是即太祖之室前堂上出其主而並享之使未毀廟之主皆列于其下以復其尊之舊每三歲而一行之所以教子孫尊祖念遠示無終絕之理也故曰祭之有禘爲毀廟之主設也凡東向與禘之義其本蓋如此爾而世之儒生乃用漢人自爲祖之法據東向之尊以却毀廟之主而欲以擬周人之禘祭則可謂不知本之甚矣昔者湯武之有天下也不敢自以爲尊而推本于遠祖

之稷契而爲之廟故自稷契而下毀廟之主皆得以合食于前而其禮無所不便此禘祭之所以可行東向之所以可居也自秦人初并天下以爲位是我始而無與于祖先也漢人因之遂自爲太祖而父祖高曾皆不得與我共食則禘祭之亡久矣尙何東向不東向之足議乎然而在漢人之說猶可行也彼自以爲漢祖當東向不當有先漢天子當尊不當有父祖故自太公以上皆不列爲太廟非太廟則無毀廟之主非毀廟之主則不得預于禘祭之儀故在其時雖獨東向猶可行也至魏晉以來則不然矣有天下也皆行追王之禮立四親之室以爲太廟其廟之號爲祖其主之號爲帝則北之漢人旣列于廟矣有列則

有毀有毀則有祫祫則必祭凡毀廟之主可也而其始爲天子者猶用漢法以己爲祖而不以祖爲祖于是四親之廟迭毀之後皆無所置之以藏主則無其室以祫食則無其位盡出其高曾祖父于他所而獨留其子孫于夾室與之共食而曰此三代之祫祭也此太祖東向之禮也雖甚無禮者知其不可行矣子孫雖桀紂幽厲以其嘗爲天子皆得與我合食父祖高曾雖有隱德餘慶以其本無名位不得與我合食是直以富貴爲去取爾豈所謂報本反始之義哉是故用漢人自爲祖之法則不可以行周人祫祭之禮行周人祫祭之理則不可以用漢人自爲祖之法是二者如緇之與素董之與蕪決不可同年而語也

八政

飲食衣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爲異別注不能通事爲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頒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者也

律中太蔟

劉原父曰黃鍾子位北方當一陽生之月故水數一黃鍾下生林鍾未位南方當二陰生之月故火數二林鍾上生太蔟寅位東方當三陽生之月故木數三太蔟下生南呂酉位西方當四陰生之月故金數四南呂上生姑洗辰位東南當五陽生之月故土數五

此皆自然之數也

羣鳥養羞

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說者惑之作夏小正者又
以爲丹鳥羞白鳥愈滋甚惑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
人始取之以爲養羞如雉鷄鳴鳩雁鷺今人皆至秋
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此于古有證
矣或疑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
人事爲一候也鷹祭鳥于孟秋之第四候則人羞之
于仲秋之第三候不亦可乎

皆從其朔

禮運從其初從其朔注皆以爲初安世謂初者天地
形氣之始也朔者隨時制作之始也如歷家太初及

中朔之類詳本章事理可見

陳其犧牲至是謂大祥

海陵查許國五經小傳曰陳其犧牲至承天之祐于時未祭也知其必受福爾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蓋當朝踐之節退而合享以下蓋當饋食之節

政禮

禮運曰夫政必本于天又曰夫禮必本于天其言政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爲殽以降命其言禮亦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爲其降曰命蓋古之言政者必合于禮言禮者必關於政如此後世政在俗吏禮在書生遂不可復合哀哉

貪儉

用人之仁去其貪表記曰儉近仁貪儉之與仁宜不相似而古人以同類處之者則以其皆出于愛也愛則儉儉則貪矣項羽涕泣分飲食亦仁人一節也至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則儉與貪見矣儉者約于己故猶爲近仁貪則加于人故不得不去孟子曰儉者不奪人奪人焉得爲儉則當時之君固有儉而貪者矣魏人儉嗇褊急而有伐檀碩鼠之刺亦此類歟

播五行于四時

按下文五行四時以配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此所謂播五行于四時而月生者正謂布五于于六支爲三十日而晦朔一周也故曰是以三五而盈

三五而闕明言五六三十無可疑矣五陽干加六陽支爲三十日五陰干加六陰支亦爲三十日陰陽各當三十故不言十與十二但言五六凡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皆然干言五行者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也支言四時者寅卯辰屬春巳午未屬夏申酉戌屬秋亥子丑屬冬下文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注曰竭謂相負戴也正謂支干相加也又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正謂十干周旋于十二支以成六十日也

故仁者天地之心也

何謂天地之心曰仁而已矣天地之至仁寓之于人纔有人形即有仁心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

又曰仁者天地之心也復所以能見天地之心者以其有生意也凡果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曰人人之名蓋出于此

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古之聖王豈溺于淫瞽者哉誠見夫顯微之無間天人之合一視聽言動之變即風雨寒燠之源故考驗占察如此其密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之謂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譏厲王之不察也

夫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

記曰夫禮必本于太乙分而爲天地又曰夫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二者異乎不異曰不異氣始于天形

生于地而天與地即太乙之所分也古之人懼人之
外天地而求太乙也故曰本太乙也分之則爲天地
見一之有兩也又曰本于天動而之地見兩之本一
也動以形見言之非圓動方靜之動也
非禮時爲大至稱次之
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體宜
者其義理稱者其度數五者自碁大至碁細也

有經而等也

經謂不變等謂同也禮以變爲文以不同爲節同而
不變謂若父母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皆一等是也
此章凡九條皆以反對爲文獨經而等無反對者此
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即此一條之反對也先儒以順

而討爲對非也順而討自與順而抵爲對脫簡誤在
章末耳討去也抵取也順而去謂自上而下每等減
去以去爲順此以多爲貴者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
每等取加以加爲順此以少爲貴者也取猶君取一
臣取二之取

天子存二代之後

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
代非也果尊賢何可限也世變不過三忠質文是也
彼存其二而吾行其一則二變備矣其天子之禮物
與今向者固不假存亦不可存也禮之必變何也曰
天運人情物俗至此皆變義不得不從之而變也變
之必三何也曰始而野中而法終而文天地之常禮

也凡一日一歲一物一人一家一國皆然其終也必復始焉一固不得不至于三而三亦不得不復歸于一也然則蘇子所謂天下之勢日趨于文無復忠之理者奈何曰是未嘗實察世變而姑聽其辭以蓋之爾蘇子之家其祖雖生于二代之後何嘗不朴至明允而質具至瞻與由而文極矣若如其言其後子孫之文又當復出其上百世之後不知文章當至何地此不待辨而明者勿論可也其實秦漢以後無周孔以承其變各因其世自爲文質若擬之于古山野則有之吾未見其文也

不友無禮于介婦

注云衆婦無禮則冢婦不友之也此于義不安當連

身日家記 卷六
上下文讀之上文云舅姑使冢婦母怠不友無禮于
介婦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母得以尊自怠而陵
辱衆婦令其代己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磨叱之
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母字統之下文云
舅姑若使介婦母敢敵耦于冢婦不敢竝行不敢竝
命不敢竝坐亦謂不得恃舅姑之使命而傲冢婦也
兩節皆主使令言之

朝日

蔡邕獨斷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故
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

皮弁視朝

沙隨程迥曰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黈纓塞聰亦沿

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衮冕爲然欲其專精誠以享神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旒纒之有哉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必以其祖配之者以其無名字不知其誰何也無名字者必以有名字者配之猶祭天帝者必以人帝配之使有依也

不以卑臨尊也

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此說非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子祖孫之間豈以名位爲尊卑若謂周人如此則后稷何以止稱虞朝之宮公劉何以止稱商人之爵后稷爲太祖成王以郊禮事之孰謂不以卑臨尊耶父尊子卑

祖尊孫卑久矣豈區區之稱號所能相臨耶然則追王何義也曰義當追王也周之王業實起于太王去戎狄而入中華變巢穴而立宮廟商道既衰人心歸之商因其盛命之爲伯奄有西土役服諸侯王季文王世修其業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武王因之以得其一推本而言實始翦商肇基王迹非三王而何周公武王創爲追王之禮以著三王之勳得其義矣若宗廟之祭則后稷不王不害于配天初不以是爲尊卑也後世惟司馬晉與周相類懿師昭相繼開迹而炎起承之不容不追帝二世也事之邪正雖異而業之制襲則同彼謂不以諸侯之卑而臨天子者秦人忘親尙勢之說而漢儒因之遂謂苟不稱帝不可入廟

此叔孫通所以不祀太公豐公于太廟也而謂武王
周公爲之乎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以人而交于神非惻怛溥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
故曰惟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仁人之心與
天地爲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爲一人也

四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此祭義之文也禮記之文多若此類雖似可疑然皆
古之遺言先儒口以相授其中多古之義訓不可忽
也此章亦當以古訓解之古人謂事親爲仁敬長爲
義王者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者近之君之道主于仁
也霸者以義尊王室故至弟者近之臣之道主于敬

也不曰君臣而曰王霸者極其至者而言之也王者
君位之極霸者臣位之極也古之所謂霸者即伯字
也諸侯之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之辨而後學
者以伯爲羞故此章遂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謂
春秋時五伯爾由桓文以前案桓文原本避宋欽宗
諱作威文今更正堯舜之
四岳夏商之二伯文武時周召爲二伯成王時太公
爲侯伯康王時召公畢公爲二伯是亦可羞乎學者
考古不精多據後說以破前言不可不謹也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檀弓曰壞其室滂其宮而緒焉詳其詞意則宮以地
基言之室以屋廬言之也

項氏家說卷六終

項氏家說卷七

松陽項安世平甫撰

說經篇七

曾是以爲孝乎

陸氏釋文曾音增則也皇侃正義音層古之音層者訓重今之音層者訓嘗皆于此章文義不協及觀徐鍇說文繫傳有作前增反者辭之舒也蓋直以爲發語之辭則雖層音亦通也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

徐鍇曰乘車當中一曲轅以木爲衡是縛輓于上別鑽孔縛之大車雙直轅衡輓都縛之不鑽也

冉子與之粟五秉

周禮儀禮米數以米斛爲筥十六斛爲秉禾數則以
二石爲秉四秉爲筥蓋秉筥之字雖同而數則異也
按徐鍇說文正引論語以五秉爲禾數曰百二十斤
爲秬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爲筥正與二禮同然則
與之五秉爲禾十秬耳

子謂仲弓曰

恐此只是如子謂子貢曰之類蓋與之言耳非論仲
弓也語意亦與仲弓問政章同若論仲弓則不當加
曰字但當如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之類而已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列子曰由生而生常也由死而生幸也

多見而識之

漢書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古文識皆音志

子疾病子路請禱

釋文云此章無病字按古注至子罕篇子路使門人爲臣章始解病字則此有病字者非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朱氏云偏反翩翩也按曹娥碑云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則作翩翩也久矣

孟子道性善

荀卿子之攻孟子也其說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貴聖王興禮義矣嗟乎荀卿子此言誠乃釋老氏之學之病矣特施之孟子子思則爲過耳孟子子思其于遵先王之法服禮義之教至明且習也

彼荀卿子者習聞其說而未讀其書輕于立論勇于毀人而不知併其天地父母之性而自毀之也然其所謂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則足以一言而蔽釋老之學而後之儒者欲攻二氏者皆莫之及也嗟乎卿亦豪傑矣哉

本荀說

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凡禮義者是生于聖人之僞非生于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今將以禮義積僞爲人之性耶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于禮義積僞也亦陶埏而生之也豈人之性也哉由是

推之謂隆禮由義爲僞其說實出荀子又非十二子

篇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

雜博猶然舒曼貌
劇繁多也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五行仁義
禮智信也甚僻

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荀卿嘗言法後王治當
世而孟子子思以爲必

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治不
知隨時變弊故言僻違無類按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

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講猶瞽儒

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漢讀爲諱猶猶豫也
猶也嚶嚶喧囂之貌遂受而傳之

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于後世厚垂德
厚也是則子思孟軻

之罪也由是推之惡言理性讀中庸其說亦出荀子

適世之有是說也作本荀說曰按賈誼之說亦與人

田使畢戰問井地章復人之語
人又自爲爲率

安世妄意上章兩節皆當在畢戰章內夫世祿滕固

行之矣此一句在上章辭義不倫移至下章乃與分
田制祿井地穀祿君子野人之語相入又自設爲庠
序學校以下亦當移在下章百姓親睦之後方與人
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兩句相應且其末云子力行
之亦以新子之國子謂畢戰也不當在上章明甚下
章云子之君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又云若夫潤澤
之則在君與子矣其辭義皆與此同非畢戰而何凡
對大國之君稱王對齊梁是也小國之君稱君對穆公是也大夫稱
子對戴不勝是也此孟子書法也熟讀當見吾言之不謬

圭田

古者圭田五十畝自卿以下同等今之職田因職之
貴賤而爲之多寡非古制也

慶元丙辰在金陵見陳之藻所作時議恐前輩已有此說

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

息者止令不作也距者止令不行也邪與偏人所共見非狷介忮恐者不能爲之故止之足矣至于淫辭以放蕩無法爲大方其言理若甚高而實便于俗以故能陷溺人人喜由之與邪說詖行者不同故必屏而放之不可與同中國如放鄭聲亦以其聲之淫亂人也若遁辭則啓吻反覆之士閭巷之自好者皆知恥之故待之以不足問

附庸

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即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枝郡爲屬城也此說卻通

換字

換字之法雖賢聖之文亦然蓋語勢當然非必有意也特文士推演之遂至于艱深爾以吾我二字言之先言我字則以吾繼之我以吾仁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也先言吾字則以我繼之使吾二婢子夾我吾喪我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有鄙夫問于我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此以我繼吾與予也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此以吾繼我也

用韻語

古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大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欲其易記也禮記之曲禮管子之弟子

職史游之急就篇其文體皆可見

古人垂訓多用韻語亦欲其易記也又文字整齊聽者易曉如大禹之訓及洪範等書可見凡官箴及盤杆几杖之銘皆然

古之卜筮專用韻語至今猶然易之爻辭象辭左氏傳所載繇辭史記之龜策傳焦氏之易林東方朔管輅射覆之辭及今之籤詞課詞皆韻語也

伊訓太甲旅獒命語多對偶或用聲律蓋欲其分明瀏亮便于人主之聽也

帝王稱宗

高宗出商書中宗出周書獨世宗未知何據按列女傳謂宣王得姜后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則世宗

宣王之廟號也古文世與太通故太子爲世子太叔爲世叔樂太心爲樂世心世宗即太宗也漢文帝旣爲太宗故武帝爲世宗高帝旣爲太祖故光武爲世祖然則周家當以武王爲太宗故宣王爲世宗耶

春秋書居書在

程迥可久曰春秋書王在畿內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境內曰公居于鄆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鑑用春秋書法中宗則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

日月食

日食必于朔月食必于望以其相當也兩不相當則不食相當而不盡正則隨其所當之深淺而食正相

當則食之既相當而氣虧者食苟不虧則亦不食

兵法

左傳薦敖擇楚之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轅左
追蓐挾轅而戰以轅爲法百宮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周制五伍爲兩四兩爲卒楚徒多而軍少車之
一偏有卒與兩一車之徒二百五十李以爲挾轅之
士一偏爲五十人一兩爲二十五人二廣凡一百五
十人靖號知兵殆未之思也

又曰鄭子元纁葛之陳爲左右拒前偏後伍伍承彌

縫

案前偏與今左傳
刊本作先偏有異

前偏輕也後伍重也二拒翼也周制

偏車二十五乘伍百二十乘前輕後重鱗次彌縫陳
曰魚麗其衆多而備之謂乎

又曰夫差陳于黃池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十行一嬖大夫十嬖大夫一將軍三軍帶甲三萬吳有徒而無車此所謂方陳也

又曰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教之戰陳吳之軍陳其本諸此巫臣車徒二乘以兩之強半與吳杜預以爲與之兩士與九乘車何其乘車之衆也

古今注物名

鯨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鯨之雌者鯨媧姑一名鼈鼠螢火一名丹良梁戟父也以赤油韜之亦曰油戟金吾棒也御史大夫執金吾以銅爲吾黃金塗兩頭守尉以木爲吾用以夾車輻稻之黏者名糝禾

之黏者名黍亦謂之稌以上出崔豹古今注取其初于經史者表而書之

論誠敬

安陽韓彰守夷陵秩滿過荆謂項子曰彰幸甚得事頤正郭先生于夷陵聞教多矣項子曰先生之言云何韓曰先生言子思但言誠而程子乃言敬敬故其弊多欺誠則不欺矣項子太息曰嗟乎是在子思之書而先生不知察耳夫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先生將使學者以天自居乎將使之修人道而後至于天乎若猶修之則必有事矣子思之首章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

子慎其獨也此修道之方也誠之者人之事也人之
道也名之曰敬可乎不可乎他日夷陵張昌基來項
子問之曰郭先生謂程子言敬不若子思言誠有諸
張曰有之項子曰立之以爲如何曰天下之至言也
項子曰立之素豪士不察程之所言敬向吾固知立
之之以爲至言也子以爲行子之欲嗜酒好色無所
矯揉而以爲誠乎將樂循禮義無所勉強而以爲誠
乎使吾胸中樂循禮義則誠固未嘗不敬也而又何
悖焉吾苟未能樂循禮義則必將戒謹不見恐懼不
聞以持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以修之人一己百人
十己千以勉之此皆子思之說也敬乎不敬乎夫安
而行之生而知之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者古固有之

矣然豈後學之所可自居哉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則非敬不可也決藩籬破繩墨而放一世于猖狂恣睢之地者必子之言夫或曰子之言敬辯矣昔元城劉先生問于司馬文正公公教以誠曰當自不妄語入然則文正之言非歎項子笑曰子亦嘗聞文正元城之風乎程子之敬猶有所謂春風和氣者也世之人已畏而惡之矣使其立于文正元城之側見其張拱而徐趨正色而危坐則其惡言誠字當又甚于敬矣大抵苟有自恣之心則凡視聖賢之名教國家之法令以爲與真情相妨也而獨敬之一字哉

項子曰世人喜言任真故多借誠字以自文此不但
不識誠亦不識真也以無禮法爲真情此語出自莊

老而乃極盛于魏晉之時大抵治世之人好禮法亂世之人樂恣睢故自戰國以來學士大夫多以禽犢自處凡仁義禮樂忠臣孝子皆以爲失性害情之具此孟子所以哀其自棄自暴而發爲性善之說也孟子言人之情人之才皆可以爲善人之心皆有辭讓羞惡而魏晉之言真情者禮法廉恥皆不預焉惟裸飲而雜坐者爲近之嗟乎孟子以堯舜爲性而晉人乃以禽犢爲真其自待如此尙可與之論誠乎哉

論鬼神

不能盡倫則佛然後聖行不慊于心則鬼然後神此說爲治己者言人倫無相保之樂則民歸于佛賞罰不由于功過則民聽于神此爲爲政者言

儒者非不知信鬼神但儒者以爲當誠心謹行以事
之小人以爲當賄賂酒肉以結之爾儒者非不信災
異但儒者以爲當恐懼修省以消之小人以爲當巫
覡章醮以治之爾人但能以立朝事君之說還治其
家則言鬼神者必不曰當用賄賂酒肉言災異者必
不曰當用巫覡章醮矣凡言怪神者中國少而荆越
多城市少而村野多衣冠少而小民多富室少而貧
民多主人少而童僕多男子少而婦女多晝日少而
暮夜多月夜少而晦夜多蓋非愚則暗也

韓子作原鬼謂有降而爲禍者有降而爲福者有降
而莫爲之禍福者其說似矣而未究也項子爲足之
曰二氣氤氳與人相屯其狀千萬而義止于四有人

先而鬼後者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人
召之也有鬼先而人後者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將亡
必有妖孽者鬼告之也凡此類者降而爲禍福者也
有人病而疑于鬼者隨五臟之病氣發爲色聲形象
接于見聞通于夢寐若此者疾間而止無所召也有
天病而疑于人者隨五行之戾氣發爲妖孽皆病降
于國野觸于人物若此者氣定而止無所告也凡此
類者降而莫之爲禍福者也是四者各有所從來而
韓子混然言之若以爲無定理而不足問者此韓子
詩中所謂硬語也非真知情狀者也或曰子之言若
是乎曰未也此鬼事也非人事也鬼事則知之而已
人事則當有以處之處之奈何曰處人病者醫而止

耳餘二者惟德足以處之方二者之始至也固莫定其爲誰何也不可曰是天之病而無預于我也。是誣天也。又不可曰是天之所告而我無如何也。是棄天也。君子必悚然曰。我之罪也。作不善之所召也。恐懼焉。修省焉。禍消變止而後即安。故堯必憂水湯必以旱自責。宣王必側身修行。孔子遇迅雷風烈必變。皆所以畏天命敬鬼神也。故鬼神之變三而君子之道一。此說明而後孝敬之行興。淫巫之禍息。不然。但如韓子之所云者。則愎而已矣。其誰肯信也。

項氏家說卷八

松陽項安世平甫撰

說事篇一

離騷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韋昭注曰騷愁也離畔也蓋楚人之語自古如此屈原離騷必是以離畔爲愁而賦之其後詞人倣之作畔牢愁蓋如此矣畔謂散去非必叛亂也

九歌

按澧陽志五通神出屈原九歌今澧之巫祝呼其父曰太乙其子曰雲霄五郎山魃五郎即東皇太乙雲中君山鬼之號也劉禹錫論武陵之俗亦曰好事鬼

神與此正合且九歌多言澧陽澧浦則其說蓋可信矣漢谷永言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破地削身辱國危則原之九歌蓋爲是作歟

節序說

俗言端午爲屈原七夕爲女牛皆附會之說也大率人情每兩月必一聚會而月必用陽日必重之此古人因人情而立教示尊陽也是故正月則用一日三月則用重三五月則用重五七月則用重七九月則用重九皆取陽月陽日獨十一月用冬至蓋陽生之日亦重陽也書之正月上日與月正元日皆正月一日之名也詩之溱洧秉簡論語之暮春浴沂皆重三

祓禊之俗也然則節序之立古矣

招魂

招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
汝筮予之此四句帝命也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
難從此二句巫陽對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此二句
又帝命也謝不能此三字又巫陽對也復用巫陽焉
此一句又帝命也此章舊注不通故爲正之蓋掌夢
之官能占人精神所在帝欲急還其魂故併命巫陽
曰汝必自筮而自予之苟待掌夢則恐不及事此殆
作者之本意云

戰國策

戰國策辯士之所作也故其書尙說而貴客

戰國策目錄序舊缺十一篇南豐訪得之而三十三篇者復完且謂此書言詐之便而蔽其愚言戰之善而諱其敗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亦名言也

漢初即位之禮

即位之禮有二君薨世子定位于初喪此柩前之位也如召公畢公立康王于殯宮衛彌牟扶適子就位于喪次皆所以定統緒一人心此則家老大臣之事也諸侯三年之喪畢以士禮入見王賜之命而後即諸侯之位此朝廷之位也如高宗諒陰三年而後出令太甲居憂三祀而後冕服此則嗣君之事人子之所自盡也漢景帝始短父喪可謂薄于親者然猶已

葬釋服而後書太子即位于高廟又三日而後受皇帝號則猶用古者居喪稱子除喪即位之禮也其後武帝亦以葬後三日即位率以爲常蓋去古未遠雖甚變之中猶有不變者存及其既遠雖有志于古者亦眩于所傳而不能自決矣

州郡縣學

州縣立學自秦而下莫知其所從始按華陽國志漢孝文帝末年廬江文翁爲蜀郡守是時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于是巴漢從風亦立文學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因翁倡其教蜀爲之始也則郡國文學蓋始于此又益州治蜀郡文翁所立文學本在城南後漢永初後遇火復

立而州奪郡文學爲州學郡乃更于夷里橋南岸道東邊起文學則部刺史于所治別自立學又見于此又成都縣爲蜀郡治所廣漢馮顥爲令立文學學徒九百人則雖郡治所之縣亦自置學又見于此大抵部刺史所治郡凡三學曰州學曰郡學曰縣學漢去古近故置學之多如此而皆自孝文及文翁始孰謂文帝不喜儒術哉

淮南子

淮南子繆稱曰天有四時人有四用視而形之莫明于目聽而精之莫聰于耳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淮南此語必古之遺言也

明月珠

高誘淮南子注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張衡西京賦流懸黎之夜光左思吳都賦曰隨侯于是鄙其夜光據四家之說則隨侯明月懸黎夜光一物而四名也班固西都賦曰隨侯明月錯落其間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乃是四物非一物也

詩賦

嘗讀漢人之賦鋪張閎麗唐至于宋朝未有及者蓋自唐以後文士之才力盡用于詩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序事叢蔚寫物雄麗小者十餘韻大者百餘韻皆用賦體作詩此亦漢人之所未有也予嘗謂

賈誼之過秦陸機之辯亡皆賦體也大抵屈宋以前以賦爲文莊周荀卿子二書體義聲律下句用字無非賦者自屈宋以後爲賦而二漢特盛遂不可加唐至于宋朝復變爲詩皆賦之變體也

史記

史記十二諸侯乃列十三國者秦後爲帝作本紀矣故從世家稱十二諸侯猶六國列七國而稱六也或謂子長擯吳非也陳表而杞不表吳表而越不表皆以譜牒無傳爾二國竝有世家亦非黜之也曹世家不見于自序而附于管蔡者皆母弟也如趙王遂附楚元王世家也

伯仲季

沛公兄弟蓋以伯仲季爲名稱及其貴也乃獨以爲字而改名曰邦爾方爲亭長時向邦之二云兄仲爲代王遂名曰喜長兄伯不復有名父公母媼亦不加文可見古人之實也

陰陽家說二章

言六壬者用天官十二神以貴神之前五神騰蛇爲奉車都尉朱雀爲羽林軍六合爲光祿大夫句陳爲將軍青龍爲左丞相貴人之後六神天后爲後宮采女太陰爲御史中丞真武爲後將軍太常爲太常卿白虎爲廷尉天空爲司直其所稱官名大抵皆用漢制又姚氏易載太乙七十二局法稱雉始鳴爲野雞始鳴避漢諱然則凡方技之學皆起于漢也

言太乙者皆出易乾鑿度九宮之說一坎九離三震
七兌二坤四巽六乾八艮即劉度所謂河圖也十神
太乙皆用蹉宮移坎一于乾移艮八于坎移震三于
艮移巽四于震移離九于巽移坤二于離移兌七于
坤移乾六于兌凡八卦皆退一位或云北闕東南移
九以鎮之或云乾統天故移一于乾皆未知其孰是
也唐天寶中蘇嘉慶始奏九棊太乙法又曰九太乙
天元玉策又謂之九奇太乙其法皆用正宮然則十
神九棊自是二術也按其一一以五將十神更治迭遊
爲吉凶其一以九神飛直爲禍福一皆天神一皆地
祇一主十二野則似是漢法一主九州則唐法也棊
氣奇二字不同以天元玉策攷之則其神九位之士

祇又云以十神行天之九室以九奇行地之九室則所謂奇者安知非祇字術士多不知書又喜詭秘故轉爲碁奇亦或然也

同年兄弟

進士稱同年兄弟初謂起于唐世按應劭風俗通言後漢人伍世公與段遼叔同歲及守廣漢先舉其子後守南陽又以與蔡伯起同歲先舉其弟皆謂同時孝廉則科目之有同年尙矣蓋漢世最重辟舉受其辟則爲君臣受其察則爲父子則同時共察者安得不謂之兄弟乎

隱語

俗間助語多與本辭相反雖言去亦曰來如歸去來

項日家語 卷八 六
之類是也雖言無亦曰在如曰沒在之類是也于口耳亦曰看如說看聽看是也于醜惡亦曰好如好醜好惡是也雖在遠外亦以爲裏如曰遠裏在外裏是也雖甚愛惜亦以爲殺如曰惜殺愛殺是也亦曰惜死愛死其于打字用之尤多如打疊打聽打話打請打量打睡無非打者

王氏李氏

柳芳唐歷言王珪曾祖神念在魏爲烏桓氏仕梁爲將祖梁太尉王僧辯遂爲王氏至珪始爲儒按此則文中子謂其上世世皆有著述者妄也又唐歷高祖卷首言唐之祖爲後魏金門鎮將鎮武州因爲武州人至虎爲西魏柱國賜姓太野氏隋文帝作相時始

復本姓爲隴西李氏則唐之本系蓋可知矣按姓氏書載虎之兄曰起頭弟曰乞豆起頭之子曰達摩其名皆與太野相稱唐六典宗正寺猶有定州刺史乞頭一房則其祖涼武昭王是亦珪之祖王僧辯也史臣于珪直書本姓于唐則先曰賜姓後曰復姓蓋微而顯云

姓名作對

吐蕃之臣曰乞藏遮遮可對統萬之主曰赫連勃勃又紹興間申屠寅字行父有聲于大學或以其姓名對少正卯聞者絕倒而行父意甚不樂申屠古司徒也其對少正尤切不獨寅與卯對也

郢坊

前輩詩言賜酒皆曰郢坊按唐六典言今內有郢州春酒因張去奢爲刺史進其法今則取人爲酒匠以供御及燕賜

本語改失其意

文字中有用當時本語後人不知而以他辭文之其失本意尤多如唐書改好漢爲奇士五代史改一把算子爲一握籌已爲可病然猶未失本意也因觀宋徽宗實錄見執政議立新君也且召二王來看蓋北人之語句未多用看字本是助語而修史者遽書曰召二王來觀之如此則是執政議時初未識親王之面乃今始欲親相其貌而立之也其去本意豈不遠

哉

六先生年齒

世有六先生圖或問其位置先後平安主人書齒序以告之康節先生邵氏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濂溪先生周氏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少康節六歲涑水先生司馬氏元祐元年薨年六十八少濂溪二歲橫渠先生張氏熙寧十年卒年五十八少涑水一歲明道先生程氏元豐八年卒年五十四少橫渠十二歲伊川先生程氏大觀元年卒年六十五少明道十一歲周張二程雖尊幼之序素明不暇論年然史于孔門師生亦併記其年之多少云

字說

黃庭堅字魯直馬永卿嬾真錄以爲史克魯人也嘗

引十六相以卻莒僕故曰魯直此說非也若是則黃大臨亦可字魯直矣魯直二字出柳文先友記按爾雅庭直也直而且堅故字魯直臨照四方曰明故字元明朱丞相名字蓋用荆公字說于文合一爲朱析而二之則爲非故名勝非而字藏一皆說朱字也

東坡長短句

蘇公乳燕非華屋之詞興寄最深有離騷經之遺法蓋以興君臣遇合之難一篇之中殆不止三致意焉瑤臺之夢主恩之難常也幽獨之情臣心之不變也恐西風之驚綠憂讒之深也冀君來而共泣忠愛之至也其首尾布置全類榔柏舟或者不察其意多疑末章專賦石榴似與上章不屬而不知此篇意最融

貫也余又謂枝上柳綿吹漸少天涯何處無芳草此
意亦深切余在會稽嘗作送春詩曰墮紅一片已堪
疑吹到楊花事可知借問春歸誰與伴淚痕都付石
榴枝蓋兼用兩詞之意書生此念千載一轍也

呂子進長短句

元祐中書舍呂希純字子進作長短句上章言人之
避禍曰慮交閒慮到心頭有來憂不得無後不須憂
下章言人之求福曰萬般希望不如休無來求不得
有後不須求可謂善處禍福之間者矣

因諱改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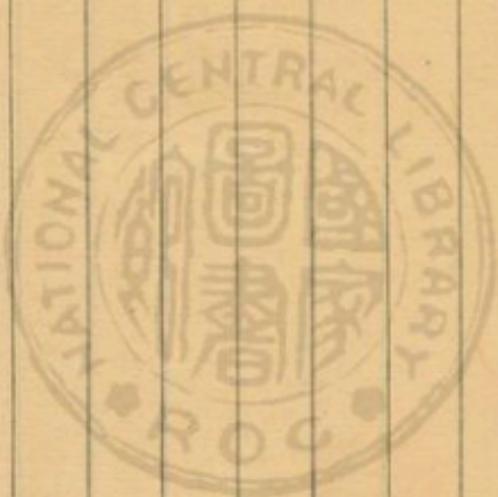
歌者多因諱避輒改古詞本文後來者不知其由因
以疵議前作者多矣如蘇詞亂石崩空因諱崩字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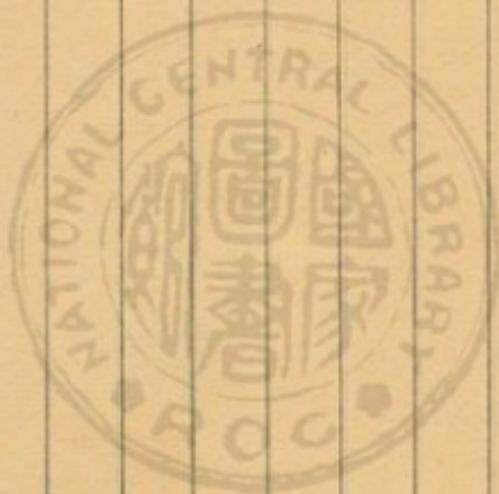
爲穿空秦詞杜鵑聲裏斜陽樹因諱樹字改爲斜陽
暮遂不成文滿庭霜以霜爲慘遂改爲芳照不眠以
不爲入聲遂改爲無或改爲孤而不知樂府中以入
與平爲一聲也近年因爲慈福太皇家諱近字凡近
拍者皆改爲傍拍他時必不能曉傍拍之義也

文苑英華

周丞相云禁中有舊本文苑英華一千卷淳熙中爲
近習校讎改易國諱盡壞舊本其甚害理者如押殷
字韻詩改殷爲商遂併一詩之韻字字改之令盡協
商字蓋禁中旣委近習而近習又自募後生舉子輩
爲門客競以能改避爲工殊可痛惋丞相因此遂自
校一本藏之于家恨未能刊行不然他時禁中本一

出流布人間遂皆以近御府所藏爲正則不可復救
矣





項氏家說卷八終

以政時孫承澤藏書五限不可動

項氏家說卷九

松陽項安世平甫撰

說事篇二

晏子

予讀晏子春秋見其與叔向論士君子之出處大抵多擯處士以爲當誅而自不恥于以一身而事百君夫以晏子之行既過乎儉而其于出處之際所主又如此則其爲墨子之學明甚談者相承謂之墨晏豈苟然哉自公孫弘至馮道皆有篤行嘉言而不恥于事亂君行亂政蓋世之士大夫傳襲此派千載不絕人謂楊墨之道至孟子而止者特未之攷爾

李斯

二世好鄭聲李斯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此祖伊之所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不相襲亦各一世之化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乎二世然之嗟乎李斯亦知放棄詩書極意聲色之爲可懼乎趙高今日教二世之言正李斯前日教始皇之言也斯固曰三代之事何足法也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身教其父行劫而禁其子之殺人難矣李斯商鞅皆自爲其術之所困然則希世以求合者亦何利哉

蕭何

高祖擊陳豨聞韓信已誅使使立蕭何爲相國置卒五百人爲相國衛召平弔之謂爲帝所疑而何遂用

平計悉獻家財助軍高祖乃大喜始予讀何傳至此
心亦信之及讀留侯傳則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
及立蕭何相國皆良計也然後留侯之智其去人遠
矣夫陳豨反外韓信反內高祖不在長安而何獨誅
信雖幸而濟人心必大恐列侯諸將往往有反側者
當是時何固甚危漢亦岌岌久矣亟拜相國以重鎮
之又爲之兵衛使奸宄讐焉此高祖留侯之廟算也
何固默識之矣得召平之說遂因而用之以泯其迹
衆人固不識也

曹參

太史公曹參贊謂參所以能功多若此者以與淮陰
俱其意蓋少參也予觀參自起沛專以戰多受賞從

中涓十遷至假左丞相皆以戰得之戰大小不可勝
記其從韓信攻魏趙齊乃在爲左丞相後要之高祖
諸將善戰無逾曹參者故常遣副韓信示漢未嘗無
人又因以監之是信以參而安非參以信而重也然
官則參之武伐豈可少耶

周昌

漢高祖欲立趙王而廢太子周昌期期以爲不可太
子之不廢昌實有力焉使庸主處此必以昌爲太子
之黨則當與趙王爲仇矣而高帝求可屬趙王者惟
昌爲當其意且自御史大夫左遷之使任其事夫欲
託以子而必使其仇又降其所居官此皆常情之所
不敢用也而高帝行之昌卒亦不負其意何哉夫能

犯人主之怒而扶天下之正義者此其人不必要以死
生變其節以官職動其心此固昌之所以爲可託也
然則高帝知人之鑒真不可及哉

周勃衛青

周勃有安劉氏之功不能以自免徒以益封拜賜皆
與薄昭于是得出獄戶衛青有椒房之親不能以自
固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遂保終身之寵夫文帝
漢之賢君後世罕儷焉武帝號爲雄才大略能駕馭
臣下者而爲二帝臣者功臣必賂外戚外戚必賂嬖
御人而後得以免誅而受賞則桓靈之將以無賂而
不侯肅代之後軍中皆除債帥何足異哉大率英雄
之主恃其資而不濟以學欲以一己之聰明而盡天

下之情僞則足以增左右近密之勢而已惟明德內融而不恃察以爲明者爲能免于此夫

衛青霍去病

昔常怪司馬子長論衛霍意皆不甚與之以爲與伍被之說太不相似及觀寧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青從其教而上亦是之則青之自許與當時之許青者如此而已凡青去病之出上輒以精兵大衆與之且爲之度地而移軍其他老將皆故滅其兵左其道使不得立功以曲成青去病之賞蓋人主之所欲富貴無不可者而李廣父子區區用其材力與造化者爭勝負之命可不哀哉

何去非曰天之所與不可強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授不可習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強之材可習之智則凡材智有以大過于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夫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于戰以其神也故溫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惟其巧也而桀惡斯譎不羈之小人常有以獨辦由是觀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于兵之妙用皆天之所資也昔者漢之有事于匈奴也甚久世家宿將交于塞下而衛青起于賤隸去病奮于驕童轉戰萬里無嚮不克聲威功烈震于天下雖古之名將無以過之二人者之能豈出于素習耶亦天之所資也是以漢武欲教去病以孫吳之書乃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
去病發之此足知其爲曉兵矣非以兵可以無法而
人可無學也蓋兵未嘗不出于法而法未嘗能盡于
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學然法之所得而
傳者其粗也以其不盡于兵故人不可以專守蓋法
之無得而傳者其妙也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
之內一陣之間離合取舍其變無窮一移瞳瞬目而
兵形易矣守一定之書以應無窮之敵則勝負之數
戾矣是以古之善爲兵者不以法爲守而以法爲用
常能緣發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求之于古而
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以人而俯變之以己人以之死
而我以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視之若拙而卒

爲工察之若愚而適爲智運奇合變旣勝而不以語
人則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學而
自顧方略之何如也歸師勿遏曹公所以敗張繡也
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竊寇勿迫趙充國所以緩先
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果百里而爭利者蹶上
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
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
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
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
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矣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
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計知其
必棄上中而用其下賈詡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而

敗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醮縱備我之出其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暫出野次忽焉而歸即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膠而書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此是果不在乎祖其緒餘而專守也趙括之能讀其父書詳矣而蘭相如謂徒能讀之而不知合變也故于其論兵雖父奢而無以難之然奢不以爲善而逆知其必敗趙軍者以書之無益于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書之所不能傳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于未戰之日也昔者以兵爲書者無若孫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備矣其所不可者雖武亦無得而豫言之而惟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

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其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可復而應形于無窮善學武者因諸此而自求之乃所謂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學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執孫吳之遺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謂之善者亦已妄矣

讀徐幹中論

予讀徐幹中論至攷僞遣交二篇釋然而笑曰前篇蓋詆郭林宗之徒周行郡國訓掖後學後篇蓋詆徐孺子之徒游學四方千里會葬者也然以諸賢皆前世所重故但歷述其行而不敢正出其名且言是人之生也人抃手而贊之揚聲而和之及其死也又論

其遺烈而恨己不逮則其爲林宗諸人明矣其終篇以爲此皆聖人之所禁春秋之所誅奸亂盜賊之人也嗟夫士生末世爲富貴所誘禍難所迫雖博聞自好之士其所議論悖謬至此况餘人乎幹雅爲魏氏父子兄弟所敬想見當時人士講說大率類此故魏氏之興卒變節義而爲通人則幹之所願亦已行矣予于是知東都黨錮之後漢祚未亡之時學者又有此一等讖名毀學虧節壞教之議論也其後何晏夏侯玄嵇康呂安之徒相繼誅死雖才識器度優劣不同然大要皆建立名行表覈清濁正幹等議論之所不赦也略而言之互有長短諸人所爲誠新國之所不便如幹等所言亦豈舊君之所便也哉

應劭

應劭風俗通義劭之辨訛正俗據經守理賢于徐幹遠矣至論漢之人物則意與幹同以韓稜陰助太守爲當禁錮終身以皇甫規上書入黨爲當伏大辟至謂范滂杜密徐穉邳憚皆爲罪人大抵文士爭名自古而然辯博文雅之人自以爲當世師表而海內之士乃皆尊名節如水赴壑心所不平固應出此曾不思使己得志盡逮名士論以大辟則曹節王甫何其幸哉誅名士以助宦官爲後世之龜鑑則有之矣未有其可爲當世之師表也士君子之用心可不謹哉

諸葛亮

諸葛亮所師事者龐德翁司馬德操所友者徐元直

崔州平孟公威石廣元皆天下奇士也獨幸孔明遇
合故六人者之名猶在後世然抱負之奇則既寂寥
簡短無所著見矣使孔明亦不遇則其磨滅又不止
此世豈知有英霸之略伊呂之事哉由此言之才士
德人充滿天地世之浮沈間里與常人混者皆不可
以淺近量也論語所謂封人荷蕢晨門荷蓀世皆不
知其名微生接輿長沮桀溺虞仲夷逸朱張少連周
之八士事迹皆不可攷悠悠古今可勝計哉然則謂
人之性惡者誠妄論也

荀文若劉穆之

荀文若崎嶇一世使曹公化家爲國以一語之稽飲
藥而卒而董昭爲魏佐命劉穆之自徒步崛起爲劉

裕謀臣兼居鎮撫之任蓋良平曹參合而爲一人可謂勳且勞矣以一議之遲卒以憂死而傅亮爲宋元臣以此見亂臣賊子其設心措慮惟在孳攫常以賊心待人惟恐一日爲善攫者所先故謀雖工而攫遲者則以爲自己謀雖謬而攫速者則以爲恩己故謀者常死而攫者常貴然而謀之不工則攫而不可得是則謀之工者身之禍而人之福也彼懷其智能而爲亂臣賊子謀者亦何利哉

王威景威

三國時曹公兵至襄陽蒯越等勸劉琮降王威說琮曰曹操得將軍旣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于險操可獲也琮不納如

宋初慕容釗兵至襄陽孫光憲勸高繼沖降大將景
威說繼沖請兵三千人于荆門道中險阻處設伏候
其夜發伏攻之孫光憲止之景威捭吭而死此二事
正相類要之二將之謀豈有補于成敗之數哉特其
志足嘉爾

陶士行

陶士行平生報國忠順勤勞晚節脫屣八州本未明
白固與王茂宏角巾之空言謝安石新城之毫策相
去遠矣況其下者乎徒以躬行事實惡疾浮虛遂爲
俗子誣以不根之言史氏無識亦從而錄之今其說
曰侃嘗夢入天門九重至第八重折翼而墜及督八
州據上流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夫謂之夢則非他人之所預也謂之志則非他人之
所知也謂之潛則未嘗形于言也人何以知其爲有
謂之思則未嘗動于迹也人何以得其每思之數謂
之自抑而止則未嘗揚也人何以知其爲抑未嘗作
也人何以知其爲止予悲夫士行之有豐功實行忠
節高情而遇庸史官負謗至今故爲一辨之

唐太宗家法

太宗殺兄及弟自以爲學周公也及殺其子十人則
不學周公而學蕭鸞矣至納元吉之妻與廬江之妾
及以廬江家口賜其臣充賞則又全學高洋房杜諸
人烏得無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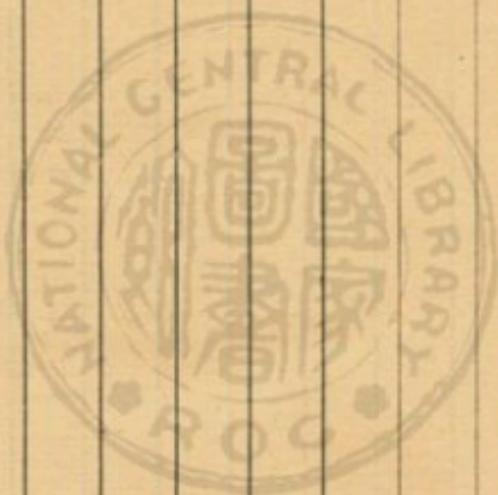
唐太宗葬法

唐高祖之喪務從隆厚虞世南上疏恐累死者今雖不藏金玉後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其中無可欲者願依白虎通爲三仞之墳仍刻石陵旁書藏宗廟爲子孫永久之法太宗初不報也及葬皇后于昭陵乃爲文刻石稱用遺言因山薄葬不藏金玉庶幾奸盜息心存沒無累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太宗曾不動心于其父而其爲妻慮者乃如此其至非不孝而何

房杜

人皆以房杜比蕭曹雖太宗每以此許之然房杜開國之初未嘗有功與蕭曹寇鄧不同及後來在秦府謀殺隱巢乃是二人之策故太宗感之最深異時作

相卻有薦進人才修整法度之功若議論之間則多
是無理



項氏家說卷九終



項氏家說卷十

松陽項安世平甫撰

說政篇

商周

太甲之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
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成
王之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
永世克孝念茲皇考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
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
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敬
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曰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曰就月將學有緝
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予其懲而毖後患
莫予荈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拑飛維鳥未堪家
多難予又集于蓼二君慮患求教哀痛誠切如此此
其所以撫商周之初定成湯武之大業也商六百年
周八百年蓋由于此正如漢興之得文帝也若皆如
惠帝則已矣唐則太宗自撫定之晉武帝隋文帝周
世宗後皆無人故不敢望漢唐然太甲成王本皆中
主乃盡心于學如此阿衡周公之功豈不大哉

秦漢

秦罷封建置郡縣二世而亡漢興去古未遠鑒秦之
失雜用郡縣之制後世有作者猶可放也至景帝懲

七國之亂中年先詔諸侯王不得治國後二年又省
徹侯之國自是之後諸侯王遂爲虛爵後世因之封
建之意于是盡亡矣而天下皆復爲秦矣夫損其權
析其地使足與郡縣相制足矣乃一舉而盡廢之用
異姓爲腹心視同宗如仇敵使骨肉無寸尺之地國
家無蚍蜉之援此固陳勝王莽之所得侮也要知始
皇景帝資皆彊戾深刻彊則掃地蕩盡而後快于心
凡若此者其始常自快而其終常爲盜賊姦雄之所
快其與三代之衰展轉相扶率數百年而後失之者
相去遠矣

嚴安上書諫武帝征伐其中有曰今外郡之地或幾
千里列域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

方是時尚未分封子弟而識者已有郡縣偏重宗藩
削弱之憂矣蓋自景帝懲末流之弊而不推其本令
諸侯王不得治民客寄民上無復維城之勢王氏之
禍已兆于此武帝方志在張皇威武以自廣大故雖
以中山王悲痛之辭嚴安明切之奏有不暇顧而主
父偃一言即勇行之自是而後漢室睽孤雖開邊拓
境適足爲異姓之資爾惜乎武帝有慕古之心而不
知考也

封建府兵

宜黃李郭子經言周之封建唐之府兵皆當以漢法
考之乃通蓋王畿之外不盡爲諸侯國時時有特封
者則未封之前未必有掌其地者計王朝命吏之在

四方如漢之太守縣令者固不少也但周官不明言之爾府兵止西北諸郡爲多東方諸郡絕無而僅有則民兵之在郡國如漢之車騎材官者必未嘗廢也如江西官潤劍南之兵尙可考見子經此說可謂善言古者必有以通于今矣

用說二章

用世者量人而立政揆俗而施化事不可求必行志不可求必伸事求必行則難爲下志求必伸則難爲上遇有爲之世則志之可伸者多然亦無盡伸之理事之可行者多然亦無盡行之理諸葛孔明曰法孝直在必能止主上此行是孔明亦無盡伸之理也王景略許鄧羌以司隸又爲之赦張蚝是景略亦無盡

行之事也必求進于二子者則有不爲而已伯夷伊
呂是也爲之而求必焉雖孔子不能也觀墮成之事
可知已

繼世而圖治者前人立國既有法度以付後人後人
世守之其心已安其俗已成世之賢者能者老成者
往往相與是之矣必欲違衆庶之心變久成之俗得
罪于賢能老成而爲吾治治未成而國已亂矣管仲
子產孔明景略劉穆之之徒皆承大亂之後因衆心
之思治開荒立法之人與平時相繼者不類不可以
爲例也王介甫正坐學此不惟才不及諸人時之不
可也孔子之教仲弓乃是繼世爲政之法先有司以
明舊典赦小過以寬人情舉賢才以隆俗賢才衆多

俗化漸美法度中小小出入足可商榷且爲國家培養賢才以俟將來之效不必急鮮明可喜之譽于吾世也漢文宣卻得繼世之體故賈生欲立制度太子欲更漢制二主皆不從止就漢法中修起皆足爲治其所以異者文帝卻以風俗爲急有培養人才之意于法度之中亦時有出入以伸臣下之氣故武宣之世用其人才不盡宣帝一味挫折人才獨守死法更不與後世子孫爲長久之計故身死而國衰宣帝之治雖無紛更之失而其中有鮮明可喜之意與紛更者同弊于急功也

說學篇

讀王回深甫文集四章

三黜賦序曰今之州掾縣佐似士師而不似抱關擊柝也安世曰此言可以爲從事者之箴

答曾子固書曰人生一世誰能獨佚但當明其不可息之說而勉我之倦則所遇無險易而安矣又答王補之書曰承尙留谷陽米鹽屑屑固妨詩書之樂然閒在里巷又豈能獨脫于米鹽即吾輩所學要之物來可應而心官無累則幾于道德之歸矣安世曰此言可以爲厭事者之箴

答容季書曰人生秉命而游于百年歷觀古今所逢無治亂所託無出處禍福之來無不有命或者乃欲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邀福而福愈去避禍而禍愈來蓋自然之禍福常伏于萬物之間逆理而得之故

于人謀爲可憾也何則義盡于己而命定于天故也
安世曰此言可以爲任智者之箴

謹微賦序曰願恃于不可見之德而不謹于可見之
行吾恐子志未白而效者已成俗矣嫌戒說曰夫嫌
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不爲嫌疑之謂也我以爲嫌疑
則人必有嫌疑者矣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
恃其情不至于是也情不至于是而迹至于是有人
焉伺間躡踪而議之則奚說而可解歟其亦受之而
已矣安世曰此言可以爲任情者之箴

自警雜說十五章

爲政者必使人有餘地則財力心氣皆然

處事者必驗之心自心不安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

則己不得安

讀書觀物必盡用以治己則不在用力

兢兢堯也業業舜也孜孜禹也慄慄湯也翼翼文王也此五戒而能勉者也一經之義總挈于此五句此百聖相傳之心法

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也既竭吾才欲罷不能顏子也死而後已曾子也不可須臾離子思也有終身之憂孟子也八聖四賢垂範如此學者舍是將安師乎

天之所命我之所性平正廣大潔靜流利本無不該亦無不通人常于無事時昏昧之道之所以不明有

事時差失之道之所以不行閑邪懼其昏也修辭懼其差也辭最先發開口即差凡此皆以敬爲主義固在其中矣然義理衆多差舛非一不可以兀坐而徒得也必須博學精思遠觀近察使于事物之理周徧浹洽理無疑情則所存者愈不昏德自然可久事無鑿智則所行者愈不差業自然可大此集義之極功也而敬未嘗不爲之主就敬言之閑邪屬敬修辭屬義就義言之可久屬敬可大屬義性命之理有一則有二體用未嘗相離也

范文正公與提點書曰青春何苦多病豈不以攝生爲意門戶才起立宗族未受賜有文學稱亦未爲國家用豈肯循常人之情輕其身汨其志哉

又與直講三哥書曰京師交遊慎于高議不同當言之地且溫習文字清心潔行以自樹立平生之稱當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
朱內翰易傳觀上九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也辯博閎遠而危其身者發人之過也

胡武平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莅官臨事慎重不妄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于仁厚

杜祁公聽獄訟雖明敏而考覈愈精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

見蔡君謨書

張乖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歐陽世則所居官舍未嘗窺園圃果爛墮地家人

無敢取者

見大居士集

杜祈公爲人潔廉自克勤靜纖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

司馬文正公書曰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

諫爭

天子必有諫官今世牧守遂無諫者天子不得自行一事而牧守皆擅喜怒無敢問者錄事參軍自漢至唐專掌彈劾此職可復修也

沈煥叔
壽說

吾儕改過樂善之意不素明白異時年長官高則人皆敬而遠之置之度外誰復與吾切磋者今略計一歲中逆耳之言至于吾耳者有幾可不懼哉父有爭子何以謂之爭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爭子之法也禮曰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

寧熟諫事之至此者亦鮮矣

楊簡敬
仲說

知行

朱先生謂孫應時季和曰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待若行之不力而歸咎于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于行之不力則因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

心迹說

世固有諧俗之人更練物情諳曉世故其處事接物精密委曲若皆中節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者其處事與用心二也君子之心一而已矣事與心二則事雖合節心實爲人爲人者小謹可飾而大節不可強也心與事一則隱顯小大惟所遇之是以聖門貴聞

道而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過說

蜀人校書郎王叔簡謂項子曰人之過有可見者有不可見者可見者真也其爲惡也小不可見者僞也其爲惡也大時王方欲趨裝赴闕項子應之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校書歸朝宜上奏曰強盜白晝殺人而奪之財真也而法處以死竊盜夜動而晝伏僞也而無死者焉臣以爲宜察使竊盜處死而強盜蒙貸不亦可乎時在成都茶馬司共飲坐客粲然

命說

李泌曰主相造命不當言命予以爲不知命不可以爲宰相韓魏公惟知命故敢任國家顧託之事寇萊

公惟知命故敢任澶淵親征之舉裴垍惟知命故能
勸諫官言事房杜惟知命故能持衆美效之君若不
知命則畏死生決不敢任天下之事不知命則畏異
己者決不敢來天下之言不知命則畏軋己者決不
敢引用天下之士殊不知宰相職代天工位應台斗
此豈一事一言所能搖撼傾奪之物哉使李林甫不
妒賢嫉能亦須十九年作宰相秦太師死四十年矣
竟未有坐廟堂而爲太師者然後知向者遮邏中傷
之爲謬也一飲一啄猶不可微倖而得豈有巍巍堂
堂天子大臣而左窺右防曰恐一夫從旁微倖而取
之者耶故曰不知命不可以爲宰相

天人說

或問子言天人之一何以驗之曰天能生君子而不能使君子之亡人國也天能生小人而不能使小人與人國也天能爲暄風遲日而不能使暄風遲日之殺萬物也天能爲淒風苦雨而不能使淒風苦雨之生萬物也苟皆天也其不使暄風之殺之淒風之生之何也曰理不可也夫生殺興亡之必以理則人之道也孰謂循理者非事天乎故出有命在天之言者聖人斷之以絕天之罪其驗明矣

聖人滿天如日月之照天下

而天下皆歸之矣夫天之有日月也猶天之有聖人也

夫聖人之於天下猶天之有日月也夫聖人之於天下猶天之有日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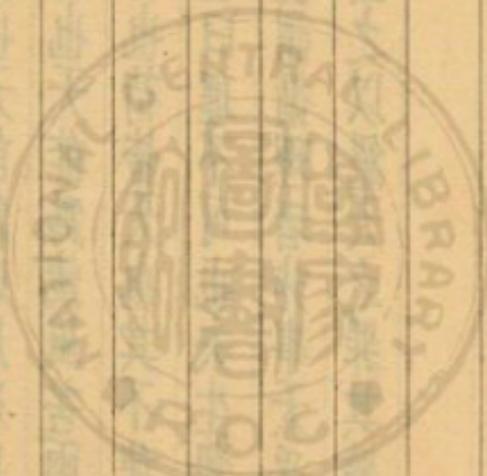
夫聖人之於天下猶天之有日月也夫聖人之於天下猶天之有日月也

夫聖人之於天下猶天之有日月也夫聖人之於天下猶天之有日月也

夫聖人之於天下猶天之有日月也夫聖人之於天下猶天之有日月也

夫聖人之於天下猶天之有日月也夫聖人之於天下猶天之有日月也

項氏家說卷十終



項氏家說附錄卷一

松陽項安世平甫撰

孝經說

古文以至德章後次以應感章次揚名章次閨門章次諫爭章次事君章次喪親章按應感接至德章後閨門接揚名章後事君接諫爭章後文義皆貫則古文近是今從之

章次之義五孝備矣然後三才孝治聖治分別在上者之孝事親五刑分別在下者之孝要道至德應感復推演在上者之孝揚名閨門諫爭事君復推演在下者之孝而以喪親終焉

開宗明義章

仁義禮智禮樂之實皆起于於事親從兄故爲德之本因親以教愛因嚴以教敬是以其教不肅而成故爲教之所由生在己爲德率人爲教

自事親言之始于愛其體終于行道顯名自粗而至精也自行道言之始于家中于國終于名立于後世自近而至遠也始于事親但言溫清定省之屬中于事君猶是指忠言之終于立身身則無所不備矣五常百行無非孝也此孝之大成也

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學者多疑之此蓋以歲月論也事親之曰起于膝下故稱始焉事君者自強而仕至老而傳故稱中焉至於身則死而後已故稱終焉此三者皆孝也明人之孝不

以親之在亡爲斷也

天子章

天子之孝當保四海愛親者敬親者即下文愛敬盡于事親也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即下文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刑與彤通著之義也孟子齊宣王易牛章意與此同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諸侯章

諸侯之孝在能保其國國者祖先之世守也驕溢則亡之矣諸侯生而有國專地與民易于犯上觀漢諸侯王傳可見故專以驕溢戒之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能

保身然後神有所依民有所仰不然身且不可保
士與民安得而有之此甚言驕溢之禍可畏也故
以戰戰兢兢明之保者保而有之和者合而附之
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中庸曰動而世爲天下道言
而世爲天下法循道而行在人則爲德故曰非先
王之德行不敢行又曰非道不行

大臣民之表也衣服不貳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二
者皆民所望也小臣事人者也故專論事父事母
事君事長之道庶人則養而已

天子之不敢慢不敢惡諸侯之戰戰兢兢卿大夫
之夙夜匪懈士之夙興夜寐庶人之謹身節用雖

行事不同其操心一也孝治章論治天下治國治家亦皆以不敢爲言

三才章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者順德之名日月星辰順乎天百穀草木順乎地人順乎父母經者常度義者物宜猶曰天文地理二云爾天之明地之利言循經與義之效也天文不順則失其明地理不順則失其利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之爲言順其常而行之也非謂法天地之經以爲斯民之孝也孝自是民之常性非有所象而爲之也

嚴肅之義固同就二者分之肅爲輕于嚴也肅主

于情嚴主于事肅有竦飭之義故于教言之嚴有
恐迫之義故于政言之辭嚴而氣厲教之肅也令
急而法重政之嚴也

先之以博愛保惠之也陳之以德義訓告之也先
之以敬讓身率之也此先字與上文先字不同上
文是先務之先此是率先之先導之以禮樂則立
爲教條矣示之以好惡則刑政行焉此先王治天
下之序也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生養之道
足則情義厚也

聖治章

天生萬物以人爲貴人有百行以孝爲先事父事
母皆孝也而比之母則父爲尊故莫大于嚴父自

天子至于庶人皆嚴父也而其生也以天下養其死也尊以配天則惟天子然後得極其大焉故莫大于配天也

聖賢之言有爲經生所汨亂者如孝經周公嚴父之說所繫最大不可不辯也夫所謂嚴父者不獨謂生己者也自父以上曰王父曰曾祖王父曰高祖王父皆父也祖者始也王者大也言始初最大之父也雖上而百世之祖亦猶曰百世之大父云爾凡父之所從生與父之所同生皆父道也若止取生己者爲嚴父之祭則成王止應以武王配天不應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也後儒不明其說遂至配天之際每世一變以爲凡爲人子者皆當自

嚴其生己之父使侑天者無常主作主者無常位
黷天慢祖莫大乎是是則經生讀經不考下文之
罪也又所謂周公者特言是禮定于周公之手以
爲姬之受姓自后稷始猶天之始萬物也故推以
配天周之王天下自文王始猶上帝之宰百神也
故推以配上帝是二主者皆周家之大父也配主
一定三十七王八百餘年遵而用之無敢易也豈
有三十七祖皆得配天之理周公蓋以當國大臣
爲其國家定郊廟之禮者爾烏有己爲大臣而得
自嚴其生己之父以配上帝者哉此說之至不通
者而由孝經以來千五百年莫有明其說者遂至
以聖人之言爲黷天慢祖之據經生以辭害意之

罪一至于此可勝歎哉

則周公其人也周公蓋成武王之意而已然武王未受命而周公行之故孔子言孝必以周公與武王竝言之蓋配天之禮助祭之儀皆至周公制作始備而天子之所以嚴其父者于是爲不可加矣親萌于膝下之時嚴滋于日長之際二者聖人因之愛敬之教所由興也故親生之膝下愛之本也以養父母曰嚴敬之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此愛之所以不可割也君臣之義也此敬之所以不可簡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人子之髮膚即父母之傳體天下之相續者未有親于此者也夫如是安得不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國積尊而極于君家

積尊而極于親天下之相臨者未有重于此者也
夫如是安得不敬以上三節皆反覆推明愛敬之
理以見教之本于順人而人之不可以逆此也以
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雖得
之君子不貴也此爲愛敬他人者言也將以爲順
而實則凶自以爲得而其失甚大再三言之甚明
其不可也先親而後人言之順也自親而及人行
之順也言順則可宣于口故可道行順則合于人
心故可樂自是推之無所往而不順焉積之爲德
義散之爲行事望其容止之狀察其進退之儀皆
順道也皆吉德也一動容一舉足無有逆于道者
非天下之至孝其孰能與于此可尊言其意象可

法言其事跡可親可度之別亦然德義作事容貌
進退四者即言行之目也故獨于言行用兩思字
惟其所發不苟故其所著見者無不善也古文思
皆作斯亦不可苟之意也畏而愛之其心也則而
象之其跡也德教道之也政令齊之也博愛敬讓
德義皆德教也禮樂好惡皆政令也畏而愛之畏
之在初愛之在久君子之爲政皆然畏生於嚴愛
生于親皆出于孝也則而象之則猶擬度也象猶
倣倣也擬度其人而倣倣其事故能成其德教而
行其政令身不行道則雖教之而不成令之而不
行也宋景文公曰郊曰天配以祖遠而敬之也明
堂曰帝配以父近而親之也此說得之

事親章

居上不驕君道也爲下不亂臣道也在醜夷不爭兄弟朋友之道也前五者止施于父母之身此三者通于天下國家矣此三者不除雖能備前五者不足以爲孝也聖人之教人皆欲其廣而充之故每進愈深孔子之言大率如此

五者備謂之能事親未足以盡孝子之名也必除後三者而後足以爲孝觀辭意便可見也

聖人教人常自小而至大然此但教人之法耳若聖人行之則雖小節而大在其中且如居則致其敬能致其敬則豈復有驕爭悖亂之事如養則致其樂能致其樂則豈復有危亡兵刑之憂若在聖

人行之則止用一字而天下之善備矣至于教人則不然且教之以敬其父母而不敢慢娛其父母而使之樂然後引而伸之使之推事親之敬以至于統臣妾統百姓統萬國無往而不致其敬推養親之樂以至于保四海保社稷保宗廟無往而不致其樂此一章之內所以有五者三者之序也五者備矣皆人子之善行也三者不除皆人子之惡行也

五刑章

罪莫大于不孝陳法以禁之也此大亂之道也明理以諭之也非聖人非孝之非語意與非先王之法言非堯舜之道同先儒作非毀之非未通

廣要道章廣至德章

言孝悌禮樂皆歸于禮者自其德言之謂之孝悌
自其事言之謂之禮樂循而行之之謂禮行而樂
之之謂樂觀孟子事親從兄章可見

孝主于愛而要道至德二章皆主敬爲言者敬則
愛心存不敬則愛心亡敬者行孝之綱領也顏淵
問仁仁主于愛而其曰皆曰禮即是此意使天下
之臣子弟皆樂其道謂之要道使天下之君父兄
皆被其德謂之至德要道言其操術之約至德言
其流化之妙要言其發端至言其極效也

感應章

天遠故言明地近故言察易言觀天文察地理孟

子言明庶物察人倫用字與此皆同

聖人之事天命德討罪勅典秩禮皆有以合其心者敬之而已故知事父則知事天聖人之事地山川丘陵草木鳥獸皆有以成其順者愛之而已故知事母則知事地明察彰著四字當用司馬文正公說

故事天明故事地察故上下治凡三條而結以天地兩條不言上下條者猶有尊有先宗廟修身凡四條而結以宗廟一條不言餘條也蓋能其所難則易者在其中矣法服法言德行三條結以言行不及法服者亦此意也必有尊也必有先也明皇以爲諸父諸兄是也此兩條明上條長幼順之義

不忘親也恐辱先也此所以申上文事父事母之義鬼神著矣此亦申上文神明彰矣之義凡此皆上言其大意此言其事目也自此以下復總結其意而極言之其曰孝悌之至則總父母長幼言之也其曰通于神明則總天地宗廟言之也其曰光于四海則併舉上下治而言之也

孝悌雖是二事其實祇是一理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未有愛其親而不愛其親之子者也故經文或併列長幼而止結父母或專言父母而忽及長幼凡以明其理之一也明察順治之下止結以明察二字尊先敬謹之下止結以致敬一條皆併列長幼而止結父母也資父愛敬之下忽以孝對敬君

子之教以孝以下忽以臣與悌參言之皆專言父母而忽及長幼也

諫爭章

慈愛恭敬疏云愛出于內慈爲愛體敬生于心恭爲敬貌文義頗精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爭友之說也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爭子之法也爭臣之義有親疏小大之異

事君章

反復事君一章憂思懇惻之意惓惓如此此所謂以孝移忠者歟惟孔孟之心爲能盡之此其所以居亂世事闇君而不害也

喪親章

孝經文體其發端結趨勑問置答皆與小戴禮禮運燕居閒居哀公問儒行等篇相類孔子家語乃專用此格成書雖其中多聖賢格言然其出也必在孔門七十子之後鄭魯諸儒記誦師說言孝言禮各以其類蒼萃成篇恐人之不尊也故每篇皆假設夫子與人問答以貫穿之必使衆說羣義同出于一口之中一人之問其有辭義太遠者則別爲問端必使上承前說下起後義如文士作文之法而後已如諫爭章所謂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此其上承下接牽合黏綴最爲明白者至于終篇復結之曰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

矣則又若問答之初先已默定爲破題原題講腹
結尾之成模而後言之者此一格必近下諸儒所
撰不若緇衣表記等篇彙載聖言各出子曰旣不
失當時之實而又不妨次第其說使淺深先後以
序相承也論語與家語之異蓋亦如此非謂家語
皆非聖人之言也但其論載無法反以雜亂聖言
爲可惜耳大槩戰國諸生所著之書其體皆然如
素問之書本自精奧而必假之黃帝岐伯之問答
六韜言兵具亦爲詳實而以爲一一盡出于武王
之問太公之對則陋矣

鄭氏孝經以先王爲大禹公羊氏春秋以王者爲
文王漢儒之泥往往類此

明皇序親譽二字蓋用其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
譽之劉炫明安國之本謂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也
陸澄譏康成之注謂今文孝經十八章也劉炫隋
人陸澄晉人分注錯經即杜預左氏傳序所謂分
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也古者經各爲一書不相
錯雜寫之琬琰謂石臺孝經也

項氏家說附錄卷一終

項氏家說附錄卷二

松陽項安世平甫撰

中庸臆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天命之謂性自然之中也率性之謂道自然之和也脩道之謂教君子學以致其中和也自此以下皆教之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此

言太虛沖漠未發者之不可失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所以存之也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此言幾微朕兆將發者之不可妄
也是故君子慎其獨也所以審之也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則所存者得矣發而中節謂之和則所
審者當矣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命之性也和
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道也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脩道之極功也天地位中之至也萬
物育和之至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
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下言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使脩道者知所避就

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猶時敏時習也戒懼慎獨之謂也既君子矣又時中焉此聖所以愈聖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無忌憚者戒懼慎獨之反也既小人矣又無忌憚焉此愚所以愈愚使君子而不時中則小人矣使小人而有忌憚則君子矣君子小人之分無他敬與慢之間耳不曰中和者自道言之也致中和者所以脩中庸之道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其不能行非不能行由于不能知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其不能知非不能知由于不能行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復自知言之人誰不行惟其不知則不能以實行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復自行言之人誰不知惟其不行則不能以真知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爲舜乎

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大舜是也大智非強明自用之智也下文所言者是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

惡而揚善其好善也如此知不足以言之也執其
兩端用其中于民不主一說惟善之從其從善也
如此行不足以言之也此舜之所以爲大知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
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

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顏子是也回之爲人也擇
乎中庸得一善知之明也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
行之篤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在革
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得如
顏子足矣顏子不可得得如子路足矣君子居之
猶曰此君子之徒也而強者居之而汝也猶曰此
汝之徒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同則流和則不流矣偏則倚中則不倚矣猶有不
流不倚云者爲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中
也和者無過不及之中中立者不偏之中欲其強
于知之也先言和後言中自末而至本亦勉強者

之事也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不流不倚盡矣猶有二不變云者亦爲勉強者言
之也斯二者言道之庸也死生通塞變之大者能
不爲死生通塞之所變則可謂庸矣欲其強于行
之也舜聖人也故言其與人者顏子學者也故言
其守身者子路困而學者也故言其矯揉氣質者
孟子人告以有過章其次序亦類此

子曰素索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
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猶博也隱猶約也道雖甚博隱則甚約此章專
先言道之費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言道之所該形氣不足以盡之故聖人之聖有不
能兼于愚夫愚婦之事天地之大有不能免于小
民之憾皆形氣之限也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語道之大處則麗于形氣者雖天地猶爲小也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語道之小處則麗于形氣者雖毫末猶爲大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凡形氣之所至無非道者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言君子之道非言君子也近起于愚夫愚婦遠極于天地之間道無不該夫婦天地以喻大小之極非論其精粗淺深此章專言其費下章始言其隱

上既分智仁勇之三等此章復極言知行之難欲人之盡其心也然又恐人畏其難故下章以所知所行之近反復言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此言人之脩道其實甚約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脩道者以人之道治人之形使改其不合乎人者而合乎人則止豈有費哉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此以人治人之目也我所施于人者我願之乎否也以我所願治我所施則不敢以施于人矣我所求于人者我能之乎未也以我所求治我所未能則必求有以能于我矣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夫德五德又求其良

此求于我之事也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己之行必顧己之言不敢以不及也

有餘不敢盡

己之言必顧己之行不敢以過也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申言之欲其加厚于此也上文四求猶以人與己

相顧至此直以己之言行自相顧也人已相顧恕

也已自相顧忠也慥慥忠之至也先言恕後言忠

欲其因人而反己亦猶強哉矯章先言和後言中

也觀此章則所行皆近在吾身而道固未嘗

費也下章做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上章論治己不在外求此章論處事亦不在外求也天下之事不能盡如人意則當循分而行不可于分外妄求處事如此豈不泰然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人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皆講上二句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即正己而不求于人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章言接人亦不可外求也治國乎天下接人之
費者也而其本近在于齊家此所謂隱也妻子兄
弟之間無間言則父母悅則天下安矣然齊家之
本則又有其隱者焉自道不遠人至此三章皆自
費而趨隱而此一章所趨愈隱故下章極言至隱
之義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
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章言至隱之所在也鬼人之爲物語小至于不
見不聞語大至于無物不體人無不畏其費如此
而其所以然者豈有他哉實有是理而已學者誠
能體鬼神之德自盡其心實之于不聞不見之中
而博之于事事物物之際則道之費者爲我居矣
原其用力之地豈非天下之至約乎此君子所以
慥慥爾也自此以上皆即道言之欲人之知之也
自此以下皆即人言之欲人之行之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

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衣裳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前四章已極言用力之隱故此二章皆言道之功用以明其費獨以舜文武周公言之者皆處人道之變可以見聖人之功用舜居側微父母欲殺之

本無得位得祿得壽得名之理文王事商而武王
以兵取之武王與子而周公以臣代之皆處危疑
之地而舜卒受命天不能窮也武王卒不失顯名
人不能訾也周公闡幽明之精極古今之變爲武
王立八百年之紀綱制度使在天之靈慰喜而無
憾萬世之下祖述而無以踰也此皆功用之至難
而極盛者也然而用力之初則甚隱矣故皆以孝
言之孝者人心之所發也天下之實者莫加焉于
武王周公之事獨言喪祭者亦此意也大猶言大
本不可復加達猶言達道人所通行也知至于舜
謂之大知行之于舜謂之大孝舜爲人道之極萬
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可

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爲訓也又
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
父作之子述之何也此以明舜與武王周公所居
之地皆不若文王之易于以見獨舉武王周公之
意也

宜民以下者言之宜人則尊卑遠近無不包也
然其本在民繼志述事亦內外之言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
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此言禮義皆出于仁以明脩道之必以仁也仁者人也即指此身言之義者宜也即指道理言之此身全體無有不仁則其發用處自無往而不爲義也義即天下達道也古人言道多以禮義言之表記言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正與此章義同天下之人物雖皆此身之所當體然未有親于父母者故曰親親爲大天下之事理雖當以義制之而未有先于尊道而尙賢者故曰尊賢爲大既有大小則便有降殺等差而禮節與庶政出矣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凡此皆以明能脩道之義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

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言脩道以仁之方也脩身事親仁之事也知人知天仁之理也欲爲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也生曰人死曰鬼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生也仁者人也仁者天地之心聖賢之德也有人之形即有仁之理此形此理皆受之父母者也知此則知人之貴而親之爲大矣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然而此形此理父母孰從而得之等而上之至于百世之前不知其所始也等而下之至于百世之下不知其所終也是執爲之哉此即天地生物之心流行而不已者也此仁之大本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中庸之言道所以必自天命之性言

之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道總言之也仁人心也隱心而發爲仁仁之所形爲義仁義之節文爲禮知仁義禮之所從來爲智皆本于仁故曰脩道以仁求仁必以智故事親必本于知人知天知人者知人道之不得不然也費也知天者知人道之不能不然也隱也尊賢爲大則足以取人矣禮所生也則足以爲政矣政而本

項日家言 附錄卷一 十一
于仁費而隱也仁而推于義與禮隱而費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思脩身思事親思知人三思皆求之也知斯三者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四知皆得之也求之者自費而隱得之者自隱而費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

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威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
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
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
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
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
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道立則爲之基址也不惑然後講之明矣不惑者
我不惑也不眩者人不眩也齊明威服內外交脩
也讒也色也貨也二者害德之具也三者不去有
德者不可得而貴也聽公伯寮受女樂用田賦則

夫予之道廢矣賢也親也大臣也士也民也工也
皆言勸者皆同舟共濟之人必有以興起其歡心
而後可也孝經孝治章言治天下治國治家皆欲
得人之歡心即此意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
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言易屈故曰跲事爲之難故曰困行歉于心故曰
疚道不通故曰窮跲躓也猶今言跌倒也言可立
則不跲事易成則不困行無疵則不疚道可行則
不窮不言誠而曰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
行之熟而後出之則不窮矣自事豫以上言政自
事豫以下言學政主費學主隱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君臣之道得必始于朋友之信朋友之道得必始于父子之悅父子之道得必始于反身之誠誠身之道得必始于心之明不言夫婦兄弟者妻子好合兄弟和樂則父母其順矣皆齊家之事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

項上家言 附錄卷二 十三
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學所未能問所未知思其所以然辨其所不然行其所當然

學之于古問之于今思之欲其契于心也辨之欲其合于道也行之則爲我有矣

學而又問則取于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于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章總費而隱之義而極言之使學者循智仁勇之三等而用其知行之力以會于至一之地自首

章而下大意皆總于此章文武之政費矣而在于脩道以仁仁卒本于知天天下之達道五費矣而行之者三三卒歸于一天下國家有九經費矣而必本于至一之素定素定之目費矣而必本于誠身明善此皆發明費而隱之義也然所以用力于隱者則不外于知之行之而知行之等差則性與教而已智者生知安行天之道也此之謂性仁者學知利行勇者困知強行皆人之道也此之謂教教則有脩爲之功擇善所以知之也固執所以行之也學問思辨擇善之目也篤行固執之目也皆仁者之事也五弗措百之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皆勇者之事也然及其已至于強與明則一而

已一者何也曰誠誠者中和之實理也實知之謂之明實行之謂之誠已至于實則無二矣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此以下迭言天道人道而皆歸于一然其言變化之神積累之盛外之發越內之精微讀其文者可畏可慕則亦費已故末章復自其用力之隱者言之起于戒懼慎獨以至于不可形容之地自人之道至于天之道自修道之教至于天命之性而一篇之義終焉

此章三段第一段言文武之政歸于知人知天此總論大意言政之必本于學也第二段言達道五歸于知仁勇則其綱序始詳蓋達道五即政之綱也知仁勇即學之序也第二段言九經歸于學問

思辨行則其條目極其詳矣九經即政之條目也
學問思辨行即學之條目也而聖人脩道之教備
矣自此以下子思之言不過贊歎聖賢之事而敷
暢之耳按家語自哀公問政至雖柔必強爲一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
矣此四句是子思之言結此一章之意以起下文
至誠有誠之說也自首章至此亦是三大段第一
段自天命之性至唯聖者能之亦是總說大意言
天道性命之理在于人之知行也第二段自君子
之道費而隱至其如示諸掌乎亦是漸趨于詳言
君子道甚費無所不周人之求道甚約不外于忠
恕也第三段自哀公問政至雖柔必強亦是極詳

項上家言 附錄卷二 一五
蓋自性命而言道自道而言政自知行而言忠恕
自忠恕而言學問思辨行其詳略可睹矣或云自
舜至回自回至子路問強二段也自舜之大孝至
武王周公自武王周公至哀公問政亦二段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
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此二章上一段言性者之道可以配天下一段言
教者之事可以成物至者自至致者求至之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二章上一段言性者處處明白與天無間天之道也下段言教者處處篤實與人無間人之道也誠者實心道者實理後言至誠至聖也上章言至誠之道則以其性本具是道也下章分誠與道對言則盡其心以行其道也此其所以爲教者之事

仁者服膺而不違顏子之事也知者用其中于民
舜之事也成己所以成物言自顏子而至舜也故
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所以釋仁智之成名也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與此不同者子
貢就知行言之以知屬智以行屬仁是故顏子之
仁其擇善屬智其服膺屬仁舜之智其問察屬智
其執用屬仁仁之中有仁智智之中亦有仁智也
夫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意亦類此仁者安仁
乃是舜之智智者利仁乃是顏子之仁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

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
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
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
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
載也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
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鼃蛟
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
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
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
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二
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

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二章上一章言性者之道德無窮下一章言教者之事業無窮久以時言悠遠以地言博厚以業言高明以德言歷時之久及物之遠故其業愈廣而德愈崇業廣德崇則愈能悠久始于悠久終于悠久此所謂至誠無息也無息者理也不息者人也無疆者如天地之無盡處無已時也不貳者博厚高明悠久也不測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章者于外變者漸入于內成則治道成矣

博厚則形而下者無不體故謂之載高明則形而
上者無不達故謂之覆悠久者終始之道故謂之
成純亦不已此一句解純字之義言純即是不已
天之不已文王之純其實一也大哉聖人之道止
至道不凝焉此自言道之費如費而隱一章專言
君子之道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止其此之
謂與乃言脩道之事如道不遠人而下數章致廣
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皆尊德性也溫故知新
敦厚崇禮皆道問學也問學之功已足以尊其德
性矣而又道問學焉即始終悠久之意也致廣大
而盡精微博厚配地也極高明而道中庸高明配
天也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悠久無疆也性之

項氏家語 附錄卷二 一
者但言博厚高明悠久教之者兼防其偏溫故知
新知之事也敦厚崇禮行之事也德性理也問學
事也廣大理也精微事也高明理也中庸事也知
新理也崇禮事也理必體乎事事必根乎理如是
而後中庸之德如是而後至誠之道不然則怪且
妄矣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
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
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
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王天下有二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
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
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
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
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
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于天下者也

此二章引夫子之行事以實教者之事所謂惟天
下至誠爲能化者其目如此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

其正身言 附錄卷一 十一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

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三章引夫子之道德以明性者之事所謂唯天下至誠可以與天地參者其目如此前皆先言性後言教此五章先言教後言性者其極必至于此而後爲至也

詩曰衣錦尙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明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

其
上
家
言
卷
一
二
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
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
以色子曰聲色之于化民未也詩曰德輶如毛毛
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一章自其用于隱至發見于費者而總言之
其末復歸于隱正與本篇自天命之謂性至苟不
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相對蓋以一
章具一篇之義也內省于志謹其將然也不動不
言謹其未然也不賞不怒誠之形著明動也篤恭
而天下平動則變變則化也其所以至此者非矯
飾之功皆積隱之效也非以聲色感人非有物象
可喻如天之化育直以至誠不貳故其生物不測

非有聲音氣臭之可尋也言聲與臭者無形之至也

淡而不厭無味而其味自長也簡而文無文而文自著也溫而理不肅而成不嚴而治也此言道也故自隱而費言遠者指人也言風者人己之所以相感也言微者在己者也此言脩道者也故自費而隱淡而不厭不求觀美而深觀默養情味自長此即潛雖伏矣內省不疚一章也簡而文未嘗煩擾而處事接人經緯自密此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一章也溫而理未嘗振厲而人順事治本末自舉此即不賞不怒與篤恭而天下平二章也

知遠之近言平天下之本也知風之自言言動之

機也知微之顯言潛雖伏矣之事也即以上章之意反覆言之耳

淡而不厭即不見而章簡而文即不動而變溫而理即無爲而成

宋項安世所著項氏家說周易玩辭俱收入四庫全書提要極稱之家說原本久佚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依類排纂次爲十卷又附錄二卷有武英殿聚珍版本福建仿刻本篇目皆同仁和邵懿辰四庫簡明日錄標注謂有盧文弨校正本惜未之見安世本括蒼人以斥居江陵十年宋無名氏慶元黨禁逕作荊州人而湖北先正遺書亦遂收刊其著述今據聚珍版本後寫排印甲申冬月郡後學劉耀東識于南田山廬

送與海陵東歸于南田山齋

善本近嘉祐甲申冬月

共余五載書衣裝外許其

半宋裝各九卷下兼其

上本計未之長安世本

而檢元四則簡限日差

又其強探經本諸裝皆

檢田對宋大典檢出對

四庫全書裝是海陵之

宋取裝冊與善即凡宋



3791686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捌月拾捌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4850129

